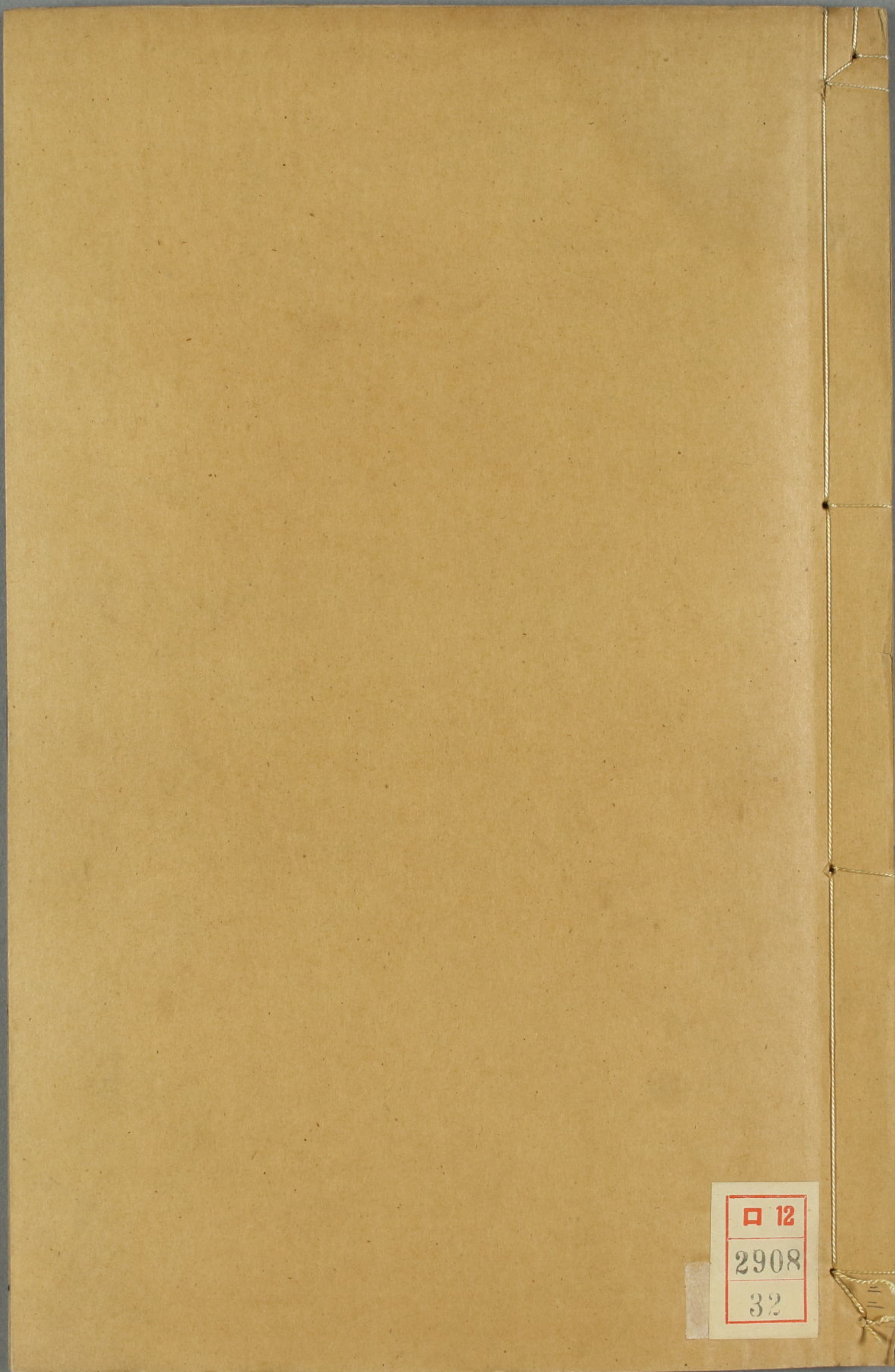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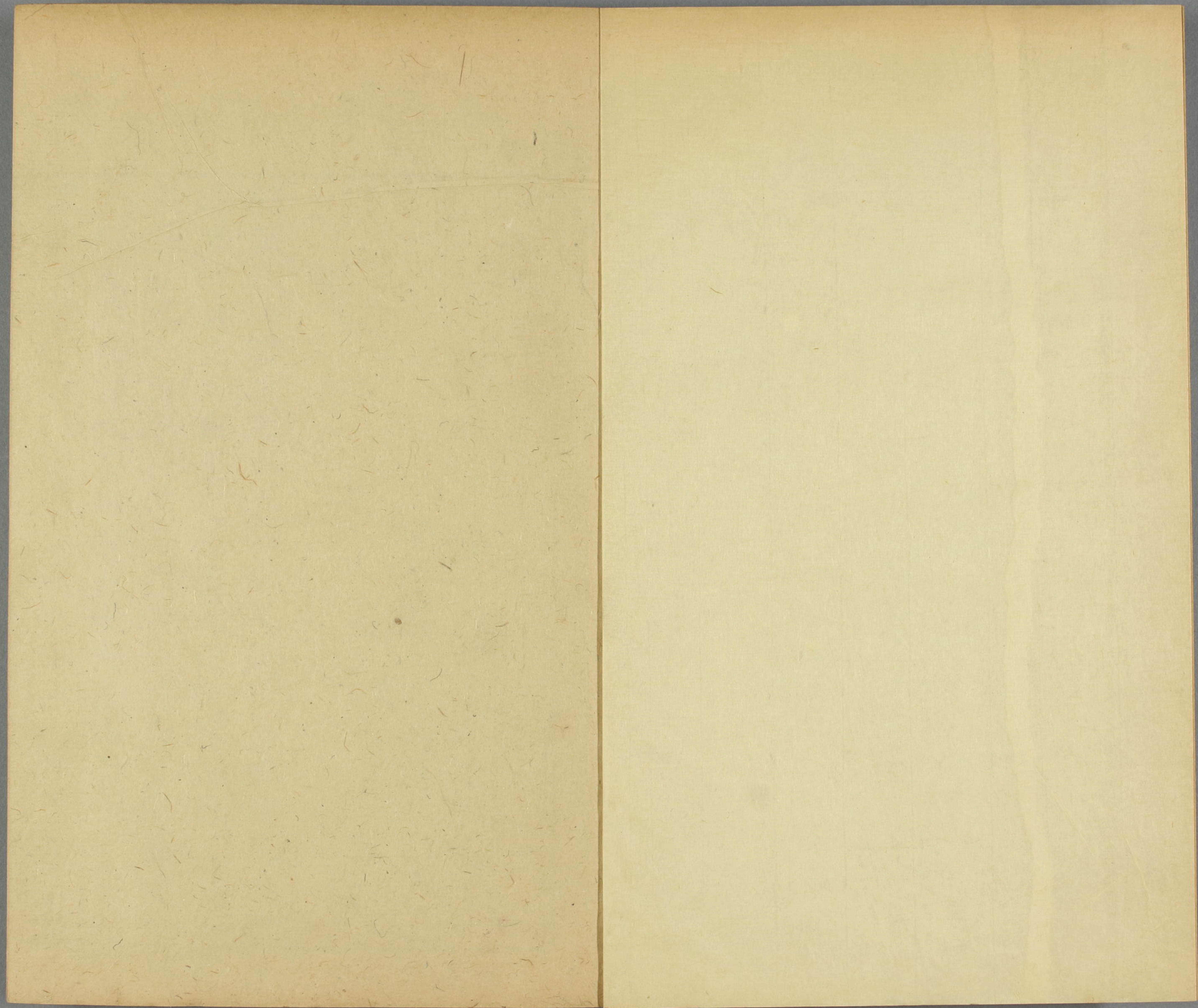




□ 12
2908
32





口 12
2908
32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去五味均平藏

盛 順順伯 叅

馬

鄉師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
衆寡及其六畜車輦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
夫以歲時稽其六畜田野旬祝禱牲禱馬皆掌其祝
號杜子春云禱禱也爲馬禱無疾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馬質掌質

禮書

卷一百四十七



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

賈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

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

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

之禁原蠶者齊右王乘則持馬凡有牲事則前馬道

右王出入則持馬王式則下前馬馭夫分公馬而駕

治之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

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

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皐皐一

趣馬三皐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

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

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

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御夫中

士則僕夫上土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

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三之則為

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駉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

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

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天子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降殺之差。每廐馬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凡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爲三焉。

凡馬

特居四之一。

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

春祭

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藥。而攻馬疾。受財于校人。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圉師掌教圉

人養馬。春除蓐。豐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小行人主以馬。玉人大璋中璋。邊璋。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曲禮曰。効馬効羊者。右牽之。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人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檀弓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月

令駕蒼龍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累騰皆乘匹之名

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

駱季秋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冬駕鐵驪玉藻年

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

商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少儀贈馬入廟門賻

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馬則執轡皆右之學

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周易乾為良馬為老馬

為瘠馬為駁馬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

為的顙坎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

為曳詩漢廣言秣其馬

六尺以上曰馬

言秣其駒

五尺以上曰駒干

旄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四之者見之駟也

素絲組之良馬五

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四馬六轡

碩人四牡有驕朱幘鑣

鑣翟茀以朝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乘乘黃

四馬皆黃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乘乘鵠

驪白雜毛曰鵠兩

服齊首兩驂如手駟驥孔阜六轡在手遊于北園四

馬既閑

習其四種之馬

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

駟驪是驂

黃馬黑喙曰駟黃馬赤身白鬣曰驂

倭駟孔羣

倭駟四介馬也株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馬五尺以上曰駒

東山皇駁其馬

黃白曰皇駁白曰駁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四牡

駢駢嘽嘽駱馬

白馬黑鬣曰駱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皇皇者

華我馬維駒六轡如濡我馬維騏六轡如絲我馬維駉六轡沃若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六月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也四牡修廣其大有顙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由車既好四牡孔阜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吉日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裳裳者華我觀之子乘其四駉乘其四駉六轡沃若采菽雖無以予之路車乘馬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角弓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崧高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韓奕四牡奕奕駟頌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薄言駟者有騅有騅有騂有騂以車伾伾思馬斯才薄言駟者有驪有駉有駉有雒有雒思馬斯作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驥有魚以車祛祛思馬斯徂有駉駉彼乘黃駉彼乘牡駉彼乘駟青驪曰駟爾雅曰駒駉野馬駉如馬倨牙食虎豹駉駉枝蹄趼善陞甝小領盜驪絕有力駉膝上皆白惟馬四駉皆白驢四蹄皆白首前足皆白騤

後足皆台狗前右足白啓左白蹄後右足白驤左白
馬駢馬曰駟驪馬曰跨驕白州驪尾本白騶尾白
駟駒頰白顛白達素縣曰頰皆白惟見面毛在膺宜
乘在肘後減陽在幹弗方在背闕廣逆毛居駟駟牝
驪牡玄駒廕驂牡曰騶牡曰駟駟白駟黃白驪駟馬
黃脊驪驪馬黃脊駟青驪駟青驪駟青驪駟駟駟
驪白雜毛駟黃白雜毛駟陰白雜毛駟蒼白雜毛駟
形白雜毛駟白馬黑鬣駟白馬黑脣駟黑喙駟一目
白駟二目白魚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
力田獵齊足

天子十二閑

邦國六閑

家四閑

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
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
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
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
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
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
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

匹三阜爲繫三十六匹六繫爲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馬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

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諸

侯六閑

成十年

彼衛文公之駟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

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

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

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爲六者蓋

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爲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

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

三之旣三之無僕夫以駑馬不駕五路車之也然則

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

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

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一馬騎二馬駢說文駢二馬三馬驂四馬駟古者軍容則有騎記井以鞍爲几史曰趙靈王胡服騎射野國容則車而已大夫以上駕四士則駕二而已儀禮

公贈士以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士乘衷甸兩牡哀

左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襄二十七年魯

君以乘車二馬遺孔子家語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

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爲衷甸則四牡爲

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

以衷甸兩牡爲鄉車誤也詩四牡言使臣之事曰四牡駢駢駕

彼四駱采芑言方叔之事曰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是大夫駕四也車攻吉日言宣王之事曰四牡龐

龐四牡孔阜是天子亦駕四也周官校人掌王馬

之政乘馬一師四圍詩言諸侯獻馬於王皆布乘

黃朱則天子亦駕四也。特夏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荀卿曰六馬仰秣。六馬不調。列子曰二十四蹄無遺迹。公羊亦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示有事於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

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

乘六馬。漢儒曰今帝者駕六。此秦漢制耳。石慶爲御。景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雕軫六駿。又曰六元蚪之夾夾。

商周損之以四。而後世又復之以六。觀商頌言八鸞鎗鎗。則商亦駕四明矣。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又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商益以一駢。謂之駟。周又益以駟。謂之駟。蓋傳聞之誤。

也。昔晏子解左驂以遺越石父。孔子解左驂以弔館人。陽處父釋左驂以贈孟明。光武釋左驂以賜賈復。言左則有右。未聞三馬可以行車也。干旄之詩曰良馬五之。毛萇曰三馬五轡。亦謂大夫駕三。豈詩人之意然耶。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株林之詩曰乘我乘駒。毛氏以爲大夫乘車於理。或然。何則。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六尺以下爲駒。觀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畜則言駮。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駮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

三寸輪崇則馬崇輪庫則馬庫是乘兵車則駕駟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下止於馬諸侯所畜上止於駟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四馬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駟以止驂馬之外入有脅駟矣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轡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七終

禮書卷一百四十八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喪期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而喪服精麤之制於經無見然則有喪無期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爲冠經衰裳帶屨以飾之於是有斬齊功緦袒免

禮記卷之四十一
之等。三年期九月七月三月之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蓋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近者象時則凡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三年之喪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而孔子非之則至親不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間皆謂至親以期斷而以三年為加隆

如此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年為禮之加也。與孔子之說戾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氏謂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色其服又可知也。

衣服升數

斬衰

正服

三升冠義服三升冠受衰六升冠

齊服

降服

四升冠正服五升冠義服六升冠受衰七升冠

大功

降服

升七

正服

升八

義服

升九

冠

升十

受衰

升十一

冠

升十二

小功

降服

升十

正服

升十一

義

升十二

冠

升十三

總麻

十五升

抽其半

小功

總麻

冠升同

舊說斬衰

正服

升三

義服

有半

冠

升六

受衰

升六

冠

升七

齊衰

降服

升四

冠

升七

受衰

升七

冠

升八

升父為母

三年服

正服

升五

冠

升八

受衰

升八

冠

升九

比服期

義服衰

升六

冠

升九

受衰

升九

冠

升十

大功

降服衰

升七

冠

升十

受衰

升十

冠

升十一

正服衰

升八

冠

升十

受衰

升十

冠

升十一

義服衰

升九

冠

升十一

受衰

升十二

冠

升十二

小功

降服

升十

冠

升同

無受

正服

升十一

冠

升同

無受

義服

升十二

冠

升同

無受

總麻

十五升抽其半

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之細如麻朝服而數則半之喪

服日有事其總同冠升同 無受

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

八十一縷爲升或言八十縷爲宗布麤者升數少細者升數多鄭氏改升爲登不必然也大夫已上虞卒哭異月故既虞則受士間傳於喪服斬衰少虞卒哭同月故卒哭卽受

一等而無三升有半齊衰多二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五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七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十升降服也十

一升正服也十二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總麻小功之衰其冠也則大功以上以其冠爲受而冠衰升數異小功以下以其衰爲冠而衰冠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爲冠小功用大功之冠爲衰

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斬衰備舉義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齊衰正服而下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冠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

冠十二升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銖銖而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例不同以爲不同耶至大功降正又異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惑也考之於經冕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少卑者常多故王之大裘衮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帛服三衰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去衰三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總之冠與衰同等此

禮之差也。

斬衰制

斬衰先斬布而後製。故言斬衰者斬先衰。疏衰先製而後緝。故言疏衰者衰先齊。春秋傳曰斬然在衰經之中。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則斬者其痛甚刻其哀殺也。齊衰不杖章傳曰父母長子妻服斬母不服斬而亦云斬者以其服三年而并言之也。喪禮齊衰而下各有降正義之三服。斬衰則正義二服而已。齊衰月數不。斬衰則一於三年而已。斬衰皆絞帶菅屨特公卿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以其厭於天子諸侯故

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雜記曰端衰喪車無等則父母之服貴賤一也。然雜記又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春秋之時齊晏桓子卒。喪十七年左。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鄭氏曰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縗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不緝也。斬衰

禮記 卷一百四十一
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縵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縵而五升乎大功已下大夫士服同此蓋周衰禮變而齊之服於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草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爲真先王之禮宜乎主肅之所攻也

齊衰制

疏者麤也斬衰固麤矣不曰疏者麤不足以言之

也

竹筭不言惡櫛筭言惡筭與此同意

齊衰言麤大功小功言功總

麻言總則小功漸著而總又加密矣疏屢亦謂之疏者此猶周禮所謂疏材之疏異乎疏衰之疏也父在爲母期父卒爲母三年皆疏衰齊則父卒猶以餘尊所厭得伸三年而不得伸斬也若父喪未除而母卒不特餘尊在焉猶服期而不得三年也內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非止一喪也何則二十而服父喪未闋而服母三年則是二十四而嫁矣服父而已再期而大祥則是二十二而嫁矣

以是知其父喪未闋猶爲母期也子雖爲母期猶心喪三年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則子之心喪可知矣晉叔向曰王者三年之喪二謂太子與穆后也主爲后期而云三年喪子達子之志也先儒謂父在爲母齊衰五升冠八升旣虞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爲母齊衰四升冠七升旣虞受衰七升冠八升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間傳亦曰爲母旣虞受衰七升蓋自父卒言之其說是也

喪服祥禫月日

替之喪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也聘禮士中曰禽二雙學記中年考校小記中一以上而祔主藻士中武皆以中爲間則士虞間傳所謂中月者其爲間月可知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據以爲說蓋得之矣王肅之徒以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之日鼓素琴夫子旣祥三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善於是謂二十五月大

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是不知所謂是月樂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於上也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然則所謂徙月樂者以備縣也若彈琴瑟笙歌間作而不縣旣祥爲之可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月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羊議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與鄭氏之說合矣然則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云大祥居復寢間何也孔穎達曰大祥去室復殯官之寢則禫而復寢者復平居之寢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喪禮

括髮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
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
易裘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髻髮袒婦人
髻于室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檀弓曰主人

既小斂袒括髮又曰袒括髮變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又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則小斂投冠脫髦髻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髻髮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戶袒而投其冠子游嗤之則投冠髻髮宜在未舉出戶之前歟曾子問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鄭氏曰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然則男子始喪蓋亦曰白布深衣也雞斯之喪不可以考鄭

氏改雞斯爲笄纚謂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縱將小斂則去笄縱著素冠視斂其說無據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斂奉尸出堂主人拜賓之時爲母括髮以麻與父同也尸出堂訖降自西階卽位復位之時爲母不括髮而免以與父異也儀禮男女奉尸俟于堂訖主降自西階東卽位主人拜賓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也奔喪禮至家升階殯東西面坐哭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襲經絞帶反位皆如初於又

哭括髮袒成踊三哭亦括髮袒成踊

又哭明日朝也三哭又其

明日朝也奔母之喪西面哭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襲免

於又哭不括髮奔喪不及殯先之墓括髮遂冠歸入門哭括髮袒於又哭三哭皆括髮袒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其義皆與小記同也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經雜記曰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皆加環經也孔穎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斂殯之時耳非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

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於理或然

免

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又曰免者以何爲也不冠者之所服也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喪服小記曰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髻大記曰小斂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一括髮其餘以免終事小記又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旣

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又曰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問喪曰禿者不免童子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儀禮曰朋友在它邦則袒免歸則已。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文王世子曰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鄭氏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蓋有所傳然也。然則免於括髮

爲輕故爲父括髮爲母免於冠飾爲重故總小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主人之於君弔必免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齊衰而下小斂皆袒免是有常服者必袒免止於袒免者無常服故施於五世焉。禿者不免於疾也童子不免未可加以成人之服也。

髻

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筓髻衰三年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筓有首以髻士喪禮小斂婦人髻于室既夕禮曰丈夫髻散帶垂

卽位

鄭氏曰此喪互文以見

喪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

免而婦人髻奔喪曰婦人奔喪東髻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無總總爾爾無扈扈爾又曰婦人髻而弔自敗於臺鮒始也鄭氏釋喪大記曰去纚大紒曰髻釋喪服曰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母從從爾不至於縱而高也無扈扈爾不至於卑而大也爾雅曰卑而大扈則從從爲縱而高可知也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

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奔喪男子東括髮婦人東髻又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髻則婦人之髻猶男子之括髮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髻以麻矣免而以布則髻以布矣髻以麻則斬衰也髻以布則齊衰也小斂齊之髻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髻無笄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孔子言髻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髻有笄矣又儀禮言髻衰三年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髻皆終喪矣

孔穎達曰常服之髻不用麻布

然則啓殯之

髻雖在成服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

故也男子之袒免及於五世婦人之髻不及於大功者以髻不特對免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禿者不髻以疾也弔者不髻以疎也皇氏以麻髻布髻露紒爲三髻然則髻雖麻與布之不同其爲露紒一也。

笄

儀禮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髻衰三年傳曰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

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婦人笄檀弓曰南宮縶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蓋榛以爲笄然則喪笄有三箭笄也櫛笄也折首笄也箭笄櫛笄長尺折首笄長尺二寸箭笄爲重櫛笄次之折首笄爲輕斬衰笄以箭齊衰笄以櫛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則斬衰之笄以箭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人爲舅姑惡笄而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則齊衰以櫛矣箭笄惡不足以言之櫛笄言惡以其

木之無文故也。古者櫛以櫛，櫛白理而無文，則櫛
筭用櫛，無櫛則榛可矣。故檀弓曰：蓋榛以爲筭也。
儀禮曰：卒哭，子折筭首；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
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筭有首。吉筭折首，吉筭
則父而不子，折其首，別子而不婦，以其不可全於
子。故吉筭以其不可全於婦，故折其首。儀禮曰：女
子子在室爲父，箭筭三年。小記曰：齊衰惡筭以終
喪，則惡筭不終喪而吉筭折其首者，特子之適人
者而已。鄭氏曰：筭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觀
古無字，則筭之形制可知。

竹杖

削杖

記曰：斬衰貌若苴，齊貌若枲。喪服有苴經，有牡麻。
經傳曰：苴經，麻之有黃者也。牡麻者，枲麻也。爾雅
曰：黃，枲實也。孫氏曰：黃，麻子也。蓋枲之有黃者，其
色苴惡，故謂之苴。無實者，其色反是，故謂之牡麻。
苴經，苴帶以苴麻名之也。苴衰，苴杖，因經帶名之
也。杖之制，下本其大如經，其長齊心。苴杖，竹也。削
杖，桐也。爲父竹杖，爲母桐杖。蓋竹之爲物堅貞而
不變，桐之爲物柔脆而易彫，爲父斬爲母齊斬者，

常伸而三年齊者或屈以期月此竹杖桐杖所以不同也杖雖主於父母凡斬衰皆杖爲妻期亦杖爲長子亦杖期服必杖而有所不杖童子婦人不杖有所必杖孔穎達曰婦人不杖謂童女也其授也有官周禮肆師之類其授之也有日其執之輯之去之使人執之也有時其棄之也有所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練則筮日筮尸視濯要經杖而已蓋杖所以輔病者也喪久而平則杖不用矣鄭氏曰大祥除衰杖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九終

禮書卷第一百五十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喪服

經帶

喪服有二帶經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斬衰經帶絞帶皆以麻齊衰以下經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經帶之麻有苴者有牡者有澡者有不澡者有有本者有純本者其施之於身有散者有不散者斬衰

苴經齊衰大功總衰小功牡麻經殯而小功澡麻
苴者麻之有黃者也牡者臬麻也藻者治葶垢者
也苴色惡澡色潔牡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
此所以自齊衰至小功皆用之也儀禮謂叔父之
下殯適孫之下殯昆弟之下殯大夫庶子爲適昆
弟之下殯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殯爲人後者爲
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殯皆澡麻經帶小記曰下
殯小功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服問曰麻
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既
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又曰小功之麻不變大

功之葛以有本者爲稅則大功以上有本小功以
下絕本小功雖絕本而不澡特下殯之在小功者
澡之下殯在小功者澡之則於小功爲經以其在
所降者不絕其本則於小功爲重以其本非小功
也儀禮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殯亦
澡麻而小記特言下殯小功指其本宗者言之也
儀禮正小功無澡麻小記小功下殯有澡麻小記
無斷本鄭氏曰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失之矣小記
曰君吊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雜記曰
大功以上散帶玉藻曰五十不散送荀子曰喪之
散麻則凡喪大斂以前既啓之後皆免而散帶免

必散帶而有所不散帶則君吊免而不散麻是也
凡服有受故大功以上成服之後又絞其帶之垂
者殤之服無受故摻垂殤之帶不摻垂屈而反以
報之則下殤屈反絞之與長中異乎其有所糾而
合者下殤小功凡此皆麻帶之別也記曰斬衰之
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
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此練
而受以葛者也喪服記曰公子爲其妻緦冠葛經
帶此服輕而用葛者也

衰辟領負板之制

儀禮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
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削殺
也適辟領也外削則縫其殺者外嚮也衰博四寸
當心辟領博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廂各去衰二
寸以其去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
與濶八寸兩之爲尺六寸也辟領及濶中尺六寸
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
寸而長稱之則辟領之長蓋與衰齊衰用三升布
則負與辟領之布亦三升

倚廬

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
至室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
也又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芻剪不納
期而小祥居至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
月而禫禫而牀鄭氏曰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
北戶蓋倚廬之制橫木於地以爲楣倚木於墻以
爲椽覆之以苫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
在至室之中非時見乎母是也不入門問喪謂成
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
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衆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

人揖就次是也

古者於中門之外自漢已來於中門之內以其近殯也唐禮於殯堂

東廊下近南承漢禮者也

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君爲

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是也庶子而下廬於東南喪

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爲廬是也

先儒

曰諸子各一廬

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齊其苦亂

洪葛

變除云屏廬前屏也卒哭除其屏更作外障然大夫士廬前無屏葛說誤也

柱迫地之

楣以易其戶

廬北戶柱楣西戶

塗不於顯而無事乎飾君

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袒皆所以卽變也廬立於

既殮

先儒曰殮之明日成服而立廬

毀於既練寢苦枕塊不說帶

經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畧然也廬男子之事成

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禮婦人不為廬設次西房若殯堂

後施下麻坐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

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聖室

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聖室也。喪服既練舍外寢。鄭氏曰外寢聖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揖就次而聖室預焉。則次舍外寢皆聖室之異名也。其制則鄭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聖屋下則其屋雨下與廬之倚木異矣。不塗聖則既祥聖矣。爾雅

謂之黝墻謂之聖或曰父喪既祥而母亡。嫡居父喪而祖

父母亡。嫡居祖父喪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輕者包重者特。父喪既祥而母亡。則毀聖室立廬。是包輕也。嫡之於祖。所以繼體也。父喪既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別立廬也。然則父為長子出後之子為父母。出妻長子為父母。與為出嫁母庶子為其母所居有辨乎。先儒謂父為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歆粥立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禪為人後者為父母不杖則聖室而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則廬於別室。

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庶子父在爲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爲殯也則問喪而不得居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貴賤親疎廬堊室之辨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士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

寢有席小功總麻床可也鄭氏釋宮正謂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堊室賈公彥曰親謂大功已上疎爲小功總麻貴謂大夫已上賤謂士也蓋大夫貴矣雖與王疎不居堊室雖賤與王親亦居廬鄭氏又釋雜記曰士居堊室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然邑宰與朝廷之士皆士也而朝廷之士居廬於禮無見不可考也雜記大功居堊室而大喪大功居廬蓋凡喪與大喪異歟

含襚賵賻贈之別

玉貝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

贈蓋卒洗而含將斂而禭賵賵在既祖薦馬之後贈在櫃至邦門之時禭以遂之賵以覆之賵以助之贈以賸之則含禭賵所以送死而賵賵所以佐生也士喪禮卒洗實貝柱右顙左顙含若及時則敵者親含如魯桓公卒諸侯請含是也不及事則使人執含以往雜記使者執璧委于殯東是也禭在及事則士喪禮所謂君使人禭徹帷禭者人衣尸出親者禭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禭親以進是也若不及事雜記所謂禭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

委衣于殯東禭降授爵弁服於門內霤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是也臣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而曰君無禭者受之不以即陳也敵者曰禭而君於臣有禭之者自敵以下皆曰禭也士含以貝天子諸侯含以玉士賵以兩馬大夫而上賵以乘馬禭雖以衣服而有車焉雜記所謂以後路與冕服禭也賵雖以貨財而有馬焉少儀所謂賵馬不入廟門是也賵雖以車馬而有玉焉雜記所謂上介賵執圭將命是也禭賵北面將命而賵專於生者不必北面士喪禮若

賻賓東面致命是也。祔賻坐委之。若無器則不必坐委。士喪禮所謂拊受是也。士喪禮祔賔不同日。而雜記謂含祔賔皆同日而畢事者。鄰國相弔之禮也。檀弓曰。讀賔非古也。是再告也。雜記大夫之喪。包奠而讀書。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賔。周人尚禮之文也。若夫春秋之時。天三使宰父歸桓公仲子之賔。徐使容居弔邾婁。公欲坐含。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此含賔贈之失禮歟。

從服

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

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服。問曰。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其公子之外兄弟。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然則小記所謂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而所從亡則已者。徒從也。徒從非親也。空從此以服之也。屬徒非正親也。旁從此以服之也。然徒從有四。妾服女君之黨。子服母之君母。妾子服母之黨。臣服君之黨。是也。屬從有三。子服母之黨。妻服夫之黨。夫服妻之黨。是也。徒從所從亡則已。

禮書
爲其以人合者必斷之以義也。屬從所從雖反也。
服爲其以天合者必厚之以仁也。服女君之黨所
從雖亡猶不已而記特言其已者舉大率言之也。
徒從不特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屬從不特爲已
之母黨鄭氏特是二者以一隅言之耳。



